

出版说明

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脱稿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于当时作者正寄寓广东从化，身边携带的稿纸有限，所以脱稿以后只对部分初稿进行了誊写。数日后应《人民日报》之邀交寄北京。这次出版的《读〈随园诗话〉札记〔手稿本〕》，为读者真实地呈现了作者手稿的原貌，由此既可品味作者手泽，又能透视他的治学态度和思想轨迹。书中凡使用稿纸书写的章节为誊清稿，写于信笺的章节为初稿。

《读〈随园诗话〉札记》从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经三月二日、十四日、二十一日、四月四日、十日、十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十日、七月一日、八日，于二十二日连载完毕。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者在单行本中将原稿《书后》改作《序》，增补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所写《后记》，附录了张德钧、马坚、黄诚一、韩槐准、李瑾的五篇短文，感谢他们在此书发表后所作的补正。这五篇短文可参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本书未作收录。

《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涉猎广泛，文字简约，观点犀利，内容论及诗文鉴赏、典章考据、道德褒贬，以及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众多问题。书中的许多论点为学界所重视。如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作者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方法，评价说：「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烦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

项专制。」指出『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这一论点，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当时已经开始在学术界中蔓延的不做客观分析、一味否定前人的左的思想方法。又如对杜甫的评价，《札记》中有两处提及。文章发表后，引发出部分读者的不同意见。作者在《后记》中回答说：『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这些见解已成为学术界中具有影响力的一家之言，同时也是认识研究作者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

《读〈随园诗话〉札记》自发表和出版单行本以后，作者进行过校改润色。对此，本书在释文中加注说明。

适值作者诞辰一一〇周年，谨出版此书作为纪念。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十月

释文说明

- 一、本书释文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所收《读〈随园诗话〉札记》，采用通行简化字排印。作者书稿手迹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古字，在释文中均排为简化字。
- 二、作者在本书初次发表或单行本出版前后进行过多次校订。凡书稿手迹上没有，后由作者增补的文字、段落，释文参照《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予以补录，补录的文字、段落用黑鱼尾括弧【】标明。
- 三、书稿手迹中凡作者在初次发表或单行本出版前后进行过删改的文字，释文参照《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在被删改的文字左方用虚线——标出。
- 四、释文部分的标点符号依据书稿手迹排印。手迹中个别标点符号的遗漏或差错，释文直接依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进行校正，不另加标识说明。

目 录

十九	风不读分	(八三)
二十	糟汉柏宋	(八七)
二十一	诗人正考父	(九一)
二十二	由合金说到诗文	(一〇二)
二十三	古刺水	(一〇七)
二十四	瓦缶不容轻视	(一一三)
二十五	咏棉花诗	(一一九)
二十六	「神鸦」	(一二二)
二十七	百尺粉墙	(一二七)
二十八	断线风筝	(一三一)
二十九	「潭冷不生鱼」	(一三五)
三十	返老还童	(一三七)
三十一	泰山	(一三九)
三十二	群盲评瞽	(一四一)
三十三	谈改诗	(一四三)
三十四	评曹操	(一四九)
三十五	评王安石	(一五七)
三十六	丝、蜜、奶、漆	(一六五)
三十七	「佳士轩」	(一六七)
三十八	关心农家疾苦	(一七二)
三十九	败石瓦砾	(一七三)
四十	饕餮和尚	(一七五)
四一	金陵山川之气	(一七七)
四二	月口星心	(七九)
四三	哭父母	(七一)
四四	以诬证诬	(六七)
四五	「见鬼莫怕，但与之打！」	(六五)
四五	唐太宗与武则天	(六二)
四六	「累于画」	(六九)
四七	哭父母	(七一)
四八	月口星心	(七九)
四九	性情与格律	(一)
五〇	批评与创作	(三)
五一	风骨与辣语	(一五)
五一	评白居易	(二二)
五二	剪彩花	(二七)
五三	谈林黛玉	(三二)
五四	抹杀音乐天才	(三五)
五四	论秦始皇	(三九)
五五	「泰山鸿毛之别」	(四三)
五六	才、学、识	(四九)
五七	解「歌永言」	(五三)
五八	解「采采」	(五七)
五九	唐太宗与武则天	(六二)
六〇	「见鬼莫怕，但与之打！」	(六五)
六一	以诬证诬	(六七)
六二	「累于画」	(六九)
六三	哭父母	(七一)
六四	月口星心	(七九)

四二	柳珠	(一八二)
四三	家常语入诗	(一八五)
四四	草木与鹰犬	(一八七)
四五	石棺与虹桥	(一八九)
四六	甘苦刚柔	(一九一)
四七	「一戎衣」解	(一九三)
四八	「撒羹」与「麻姑刺」	(一九五)
四九	太低与太高	(一九七)
五十	马粪与秧歌	(一九九)
五一	枫叶飘丹	(二〇一)
五二	脉望与牡丹	(二〇三)
五三	「五云多处是京华」	(二〇五)
五四	所谓「诗谶」	(二〇七)
五五	「诗佛」之自我宣传	(二〇九)
五六	同声相应	(二一二)
五七	猫有权辩冤	(二一三)
五八	状元红之蜜汁	(二一五)
五九	天分与学力	(二一七)
六十	黄巢与李自成	(二二九)
六一	不佞佛者如是	(二三一)
六二	二童子放风筝	(二三三)
六三	马夫赴县考	(二三五)
六四	咏梧桐	(二三七)

六五	蜘蛛不会领情	(二三九)
六六	奸猾哉，袁子才！	(二三一)
六七	青衣之诗	(二三三)
六八	汝【如】皋紫牡丹	(二三五)
六九	言诗	(二三七)
七十	讼堂养猪	(二三九)
七一	「全家诛产禄」	(二四七)
七二	地主与农民	(二四九)
七三	诗人无常识	(二五三)
七四	九天玄女	(二五七)
七五	紫姑神	(二六一)
七六	两个梦	(二六五)
七七	考据家与蠹鱼	(二七二)
后记		

書后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二百年前之文章巨子。

其文隨標榜性情。

國詩話》一書。尊風靡一世。余少年時空閣讀之，喜其不疎。

立門庭。與其子孫。能擺脫舊紳。使人易發古幽。

出版(一九六〇年五月)。隨便攜帶。旅中作伴，隨錄隨記。

新

詒見已竟无多。深屬之談，頗為不少。良由代易時移，乾

旋坤轉，任循倒立，神奇妙化也。茲

注要

揭出其端，而擗

拍之，凡得七十有七條。益自為篇，名誠一用。亟乞銜接，

亦有

音

串。實率其詞。今之遺佚。如果青胜于蓝，時代所

賜。万一倒為黑，讀者正

之

10×25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从化溫泉

【序】书后*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一九六〇年五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阅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穿。贯穿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从化温泉。

*本篇在收入单行本时，经作者改「书后」为「序」，由卷尾移至卷首。

一、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之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立意工逸，浑神韵，不着边际，沈迷谐精，调往流于空虚，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既以为偏致之论，如云：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大通国诗话卷一第二则)

直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终是有规律的。

一、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隨園詩話》卷一第二則。）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格【規】律的。

是詩的評論

卷四

有

詩律之規律，即具規律，何況乎詩！

詩之規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九兮之散
空之間亦自有其格調。故換律与性情，苟空觀与之觀之矣。
而者能得識^利正統^也一始成^其為詩。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
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謂詩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嚴而非嚴，始可達到妙处。

Q.

10×25

稿本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辞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

二、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孙尚友。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嗤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风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因压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好批小说而没人鄙夷，素故不为之譐，而仅举其五绝一首而称许之。其《宿野庙》曰：“好批小说吾可鄙，但幸而有一首。其评孔尚友，尤用同样笔法。

“孔尚友《水机表解》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

10×2.5

稿纸

二、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孔尚任。

【任】。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好批小说而受人鄙夷，袁枚不为之辩，而仅举其五绝一首而称许之。其意若曰：好批小说虽可鄙，但幸而有此一诗。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

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对于金圣叹的评语，等于是说：好批小说虽然可鄙，但幸而还有一首可取的绝诗。

袁枚的保守性，不是还在金圣叹以上吗？

其评孔尚任【任】，亦用同样笔法。

【孔东塘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

「船冲宿霧其煙渺，灯引微蚊入帳也。其他首末俱無子。
這首未嘗與歌傳合而于詩与曲一洞冥合有解說之處。
李太白說：『豈能是泣曲中的人，也有向的好詩。』

又于同卷第6一則中論及洪昇、李清志完全相同。

『錢塘遺跡思（即牙），人但知其《長生殿》曲本与《牡丹亭》之并傳，而不知其詩才在湯若士之上。（下引洪詩二首，以贍。）

以詩与曲对尋，聽洪之詩而于其曲不獨可否，用意亦在揚詩而抑曲。李本《長生殿》詩云：

其一
其实曲与诗二别，仅相调不同耳。诗失性情而相润浃，
其二

「船冲宿霧」【鷺】排檣起，灯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

这虽未著鄙薄字面，而于诗与曲之间实含有轻轻之意。意思是说：虽然是演曲本的人，也有两句好诗。

又于同卷第六一则中论及洪升，笔法亦完全相同。

『钱塘洪昉思（升），人但知其《长生殿》曲本与《牡丹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下引洪诗二首，从略。）』

以诗与曲对举，称洪之诗而于其曲不置可否，用意亦在扬诗而抑曲。

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

詩又失去性情而有藝術。詩、詞、曲、論詩也。至于曲本則有
關於之長篇叙事詩。而人謂之“刷詩”。不意極抒性情流
一齣話家，乃不如此。

舟進而言之，則小說為叙事詩也，特其規律自由而已。
小說之佳者，即素故所謂“文中之詩”（《詩話》卷二第十八回）。
金匱以好批小說，人多博之，所謂“人”者乃士大夫階層中
一派名流。此其根源在於鄙薄小說，因小說可鄙，故取
批小說為尤可鄙。真所謂井蛙之見，素故亦未見其高甚一
等。金匱曰：「于文艺批评，孙南公、洪叔子、王叔本创议，
成就均宜高枝之上。素所称三人之诗，先人知之者，而今

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西人谓之「剧诗」。不意标榜性情说之诗话家，乃不知此。

再进而言之，则小说亦叙事诗也，特其格律自由而已。小说之佳者，即袁枚所谓『文中之诗』（《诗话》卷二第二八则）。『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所谓『人』者乃士大夫阶层中之道学者流。此其根源在于鄙薄小说，因小说可鄙，故『好批小说』为尤可鄙。真所谓井蛙之见，袁枚亦未见其高蛙一等。金圣叹之于文艺批评，孔尚任【任】、洪升之于曲本创作，成就均在袁枚之上。袁所称三人之诗，无人知之者，而《金